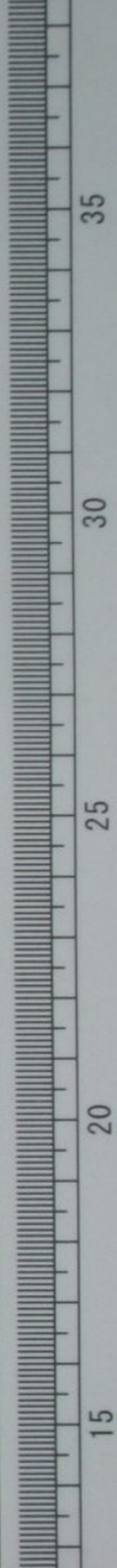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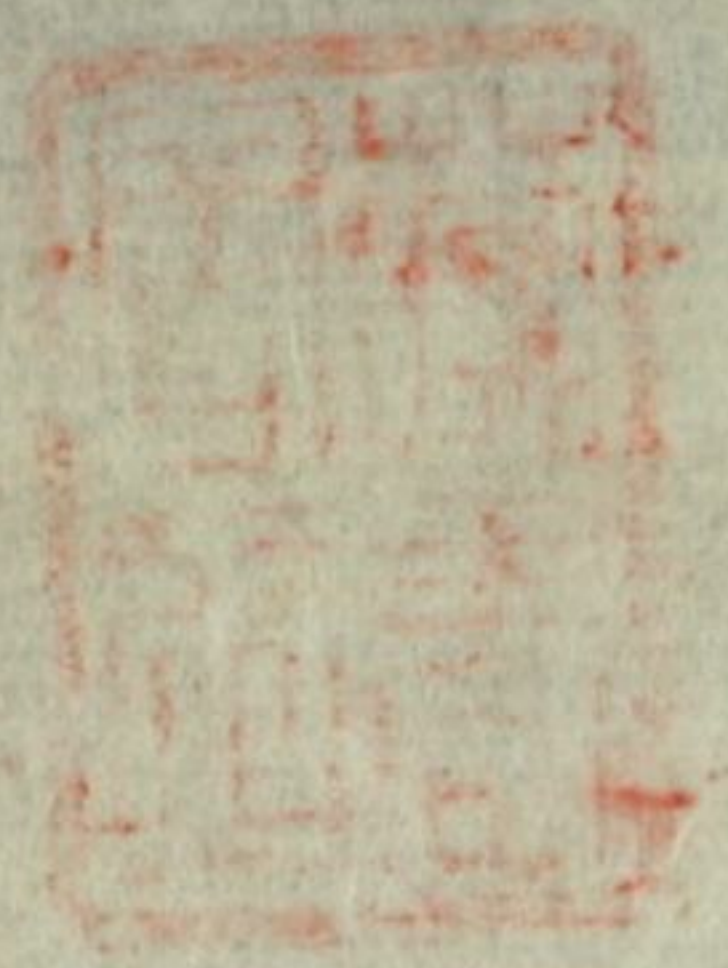
清名家古文和見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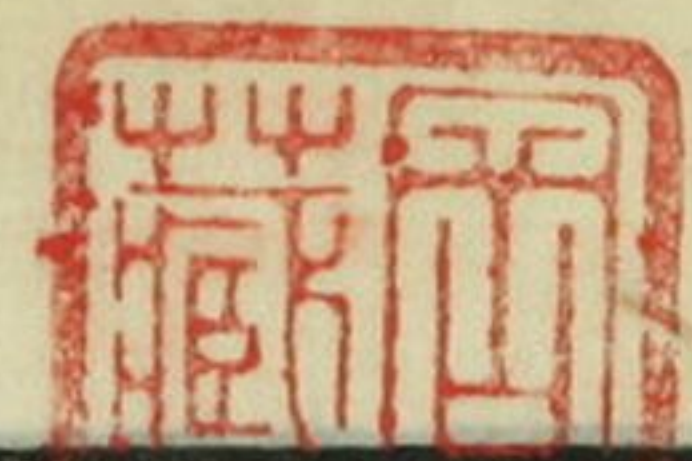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4
 4



文庫 11
D 224
4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八
壽序



送朱方菴之官峨眉序

李良年

山川之與歌詠相遭非偶然也昔人稱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為蜀山之最然唐宋以來詩人之久於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如子瞻而兩公皆不得登峨眉蓋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流離顛悴雖其在蜀最久所履十數地然皆在蜀東北而未暇一至西南子瞻固蜀人自登仕而後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矣然則兩公之不得

010190556854

登峨眉抑若有數焉而茲山之奇秀無由紀載於篇什以此知山川歌詠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進士方菴以司李改官得蜀之峨眉令以去峨眉縣小而僻爲令者所不樂居而進士平生讀書懷古一返俗吏之爲嘗注杜詩於諸家紕繆多所是正又好讀子瞻之詩今得是邑識者以爲有先幾焉峨眉二山並峙而爭勝青衣江出其下俯視平羌蓋綿亘者千有餘里而縣治實當其麓肩輿朝發而夕可至君之所遭視兩公爲獨厚矣今宇內和樂旣非若子美之身經變亂而君以爲政之餘從容登眺亦豈子瞻之長

去其鄉國者所敢望哉然則他日者徘徊二峯之間對積雪之森寒觀岷江之浩蕩必有發爲歌詠以補兩公所不逮者而山靈有知其亦可無憾於寥寂也夫

送胡先生序

劉大櫟

昔孟子當齊宣梁惠襄之世天下方趨於詐謀以富國兵爭連諸侯爲務而孟子道性善誦法堯舜湯文宜其所如者不合也旣而與其徒述道德明仁義作孟子七篇以自表身廢不用矣尙何區區以是爲哉蓋孟子晚而著書若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呂望畢

散之於周方興禮和樂施德惠之不暇奚暇其他然則著書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余不自揆閉戶爲空文思以垂之於後而先時里中胡襲參先生函奇蓄特周游天下以求大行其所志年五十始以孝廉舉於鄉旣困無所合歸而與余抵掌當世之務慨然奮發相期以百世之人心爲己任未幾先生復以事將遠出然則古之奔走而老於道途者亦有所不得已與先生行矣請以斯言爲贈

送倪司城序

劉大槐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并有其地

漢興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固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無畊農云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土旣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也雍正五年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清慎自持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爲倪君告然余見倪君喜爲歌詩今馬足所經煙火稠疊皆曩昔凋敝

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傍俚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驗之。

送張開中序

劉大櫟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漬，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克豫，梁楚諸罷。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効奔走淮水之南，迺畚迺築。

其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充之泃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櫟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旣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

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

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東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

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送李理問序

管同

大吏自古有參佐獨布政使司之理問古無其官而其秩六品比府通判視經歷司獄爲稍尊由其官而丞倅而升郡守其勢爲稍易蓋雖參佐而亦榮矣哉然吾聞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朝則仕於郡將使府爲長官者必待之以禮爲參佐者必盡心於其職上無凌下之心下無阿上之意由是入仕於朝顯功名者相望是其官固猶可爲矣今則參佐體統輕於屬吏府州縣之於司道也職雖卑猶得稍行其意至若理

問諸官則一惟大吏之從且夕束冠帶入立長官堂下大吏呼曰上則謹趨而上屏氣鞠躬受意指而退漫不敢有所建白是豈諸官之果輕於古耶抑亦古今人行不相及也滇南李君篠槎候補陝西理問君於同故至戚也又同客河南甚相契頃嘗爲同言士苟登仕籍當爲一二節卓卓可傳誦事若使終身靡然從諸俗吏後雖榮達何足言噫君之志古人之志也而君今之官則未足以行君之志也雖然必如是言則古之仕於郡將使府者卽不當復有傳人士亦自顧所樹立者何如豈古與今真爲異世乎哉君行

矣。人皆以郡守司道爲君不日所遷擢同則謂君必大有造於今官然後擢爲郡守司道始爲足見君才而君頃與同言者乃大驗也。

送聯司馬序

管同

賢。相。之。孫。名。卿。之。子。連。嫻。天。室。年。二。十。而。官。登。五。品。文。翰。之。美。輝。映。乎。當。時。聽。訟。折。獄。之。才。雖。老。吏。自。以。爲。莫。及。世。有。人。如。聯。君。其。亦。可。以。無。憾。矣。然。而。中。路。一。蹶。勢。不。可。起。鬱。鬱。不。得。志。引。疾。以。歸。知。君。者。咨。嗟。慨。惜。固。其。宜。哉。自。愚。觀。之。則。獨。謂。不。然。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然。後。作。金。玉。不。琢。鎔。弗。爲。器。

也。松栢不創於斧斤。弗爲林也。以君所負高出於衆人。衆人進而君獨退。若難曉矣。庸詎知天之匪薄衆人耶。庸詎知天之匪特重君耶。進於位者未始不爲退。退於位者未始不爲進。進退之權。天與已實操焉。而他人不能與君行矣。其勉哉。以忠爲基。以信爲輔。謹度而行。謹慮而語。亨也。匪甘困也。匪苦比也。及三年。吾迎君於江滸。

贈陳仰韓序

梅曾亮

有屋十餘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黨奴婢人各一。應門灑埽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

農之口而粢盛饁粥之奉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
歆羨無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
百里外非有奔走伺候廢置乾沒之勞悴迫於其身
此其爲樂千百人內往往有之而非世所指名者也
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討論得失嘯歌古人作爲
文章呵鬼入神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文章學問之
士常出於饑寒愁苦之餘而有是樂者或蔽於錙銖
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是樂而能知其樂
者固天之所靳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
君異之方君植之王君惠川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
心壯志盛視窮愁不爲蒂芥及年遽增而境益困往
往中酒悲歌自悼其志之分而學無所成也最後乃
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矣然無求於世
而一以學問文章爲事雖盛寒暑不輟所謂有其樂
而能知其樂者余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嗟乎
惠川以貧故客死於楚余及管君窮居失志植之亦
流宕不能歸而君方偃仰一室馳騁乎翰墨之娛嗚
呼其可畏也哉

送張進士歸武林序

陳兆麒

武林張梅峴先生余同門友也以進士入詞館出知

六合縣先生秉廉持正。不屑屑於逢迎。長官怒。輒以言貌迂謹遲鈍。不勝有司之任。上之大吏。奏請改教。而先生泣在甬百二十日。坐是罷去。余聞而駭然曰。洵乎窮達之有命也。昔永叔上疏。稱范希文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行之以久。冀皆有效。諸葛武侯表後主。謂先帝知臣謹慎。故托以大事。夫賢若希文。而其迹似迂。忠如武侯。而所長者謹慎。然則迂與謹者。正聞道君子之所有事也。以之罷官。可乎。孔子以訥爲近仁。訥卽遲鈍也。以是求仁。雖以措諸天下。猶無不可。獨不可當一邑親民之任乎。且夫今之所謂迂謹

遲鈍。非昔之所謂迂謹遲鈍也。昔之迂謹遲鈍。以行事徵之。今之迂謹遲鈍。以言貌繩之。反是而所謂不迂不謹不遲鈍者。將必以便佞爲能以趨承爲敬。其心迹尙可問乎。於虛直道之不合。方正之不容。自古而然。其無足怪。抑吾聞之。賢者不擇地而理。居學校之中。亦可以造士。亦可以維風。得英才而教育之。聖賢所甚樂也。先生得無意乎哉。意秉鐸之暇。方將徜徉乎山岨水涯之間。覽林泉探幽勝。眺孤山而懷古。登葛嶺以嘯歌。以與昔之高士。騷人相尙友。其爲足樂。宜何如也。在外之窮達若萍之浮於江湖。適相值。

馬已耳。曾足縈諸念慮哉。余見先生之去。旁觀多爲之不平。而先生談笑自若。不少介於衷。以爲今而後。可無世網之撻矣。此其天懷澹定。固有大過人者。奚俟余言。余以別遠會稀。誼不容默。又先生之行也。速不及贈言。茲於別後。書以遺之。

徐晝堂先生八十壽序

沈 彤

古之禮於少也冠。今之禮少無冠矣。而老則有壽。古之壽。凡禮而皆可以壽也。故冠者年二十耳。而三加之祝辭。願其成德。亦願其壽考焉。今之壽。大都自六十始。每十年而一爲。苟其人而有德。與行與文。則莫

不樂與之。爲壽壽之。則必將禮之。古之冠也。壽之。未之壽而祝之也。今之壽也。禮之。旣壽矣。而慶之。而又祝之也。而其義則皆所以敬之愛之。故老而壽。猶少而冠也。魯南徐先生。性質溫厚。學粹言醇。在翰林名垂四海。家居二十年。敦行不怠。今天子卽位。重其老成。名而官之。年且八十。會開館。修三禮義疏。命之分纂。而先生得儀禮焉。儀禮之首篇冠禮也。先生當八十初度之辰。而適纂之形。亦偶感於古今之禮之有無異同於年之少與老也。而遂爲之辭。以從奉觴者之後。而祝先生。後此之無不有加。夫冠或以醴或

以醮醮則以酒今醴非所以爲禮矣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壽而不以酒不可也冠之醴也賓禮冠者而主人禮賓壽之觴也賓禮壽考而主人亦禮賓故壽而觴猶冠而醴也冠而醴者賓有辭壽而觴者宜亦有辭也顧其酒無不旨禮無不恭而辭有不腆可乎形因是復自愧云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潘耒

賢人君子之生於世其亨屯窮達之數類不能必之於天而獨有人焉屯而不困窮而不厄若爲天之所留以有待者此其人於世何如也在剝之上九其象

爲碩果不食而復之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剝之上九非復之初九也然非此剝而不盡之一陽卽無以爲復生一陽之根柢是故華落而實存冬之實春之華也薪燼而火傳暮之火晨之薪也漢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略盡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巾不入其里徒衆數千人昭烈修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之隋承南北之季綱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宏濟蒼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詠歌先王遺風河汾之間才俊如雲卒贊貞謂太平之治是二人者皆不顯於當年而傳諸書傳諸人

以昌其業於奕世之後可不謂天乎。蓋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而剝既盡則疑於無陽是故剝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其在序卦也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其在入也當天地閉塞之時而有特立不懼遯世无悶之君子。霰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強固無減壯年是先

生之得於天者獨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躓不顛為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天心可見而不可測莘野之耕涓濱之釣此天之不可必者也。著書立言教育英才此天之可必者也。先生亦操其可必者待之而已。吾儕又何疑焉。先生之學遂於經術而又洞達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達而有體要所著書上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不在康成下而浩博闕深有過於今日所傳文中子之書特年來棲棲曠野充箱盈篋多未成之書又遭亂漂泊迄無定居

四方來學者輒謝去。故其書未大顯。從游不如昔人之多。蓋康成隱不其之山。而徧注六經。文中子歸老河汾。而門人日進。今先生轍迹幾遍天下。自茲以往。且卜築山巔。水湄買田而隱。輯其見聞以成未完之書。亦將無辭以謝來學之士。未雖駕下海內。英賢豈無王基。崔琰。魏徵。房元齡其人者。出而光大先生之業。是未之幸也。夫是天下之幸也。夫。

魯致堂七十壽序

朱仕琇

新城建昌屬縣也。西二十五里有水。潏然接於郡治之濠。曰鍾溪。臨溪居民數千家。多魯姓。世以科第顯。

而溪土尤多賢豪長者。予所識若陳君凝齋。魯君君遠。懷是也。最後交吾友絜非。得拜尊人致堂先生于堂下。先生凝齋之執友。其視遠懷羣。從兄弟也。先生早孤。母潘夫人督授書。弱冠附學籍。益健于文。補餽生。迨入太學。凡二十年。歲科試卒。不後三人。而終不得舉。先生歎曰。此命也。既選授廬陵訓導。不就業。醫藥奉母自給。遇貧人不取謝。屢瀕於困。意陶陶自得也。蓋自周衰官廢。王事裂爲衆術。賢人私在下以相授受。于是有處士百家之名。漢之東遷。史氏始著逸民。獨行方術之篇。則士之自樂其志。甘沉溺而不諧於

羣託業以隱者尤多也。然考其人其初多游太學類
非無意于世者。後遂不仕。鴻冥以終。豈明哲保身恐
如龔生之天其天年者耶。若涪翁者。著醫書而無姓
名。其人疑於所謂仙者。今先生之跡于二篇者。則皆
似矣。抑未知先生所自處者果何如耶。其他日史臣
有若謝承蔚宗之徒者。出則又將以何者處先生耶。
今固有如古人者。或溷跡世俗而不之知。可歎也。先
生年七十。絜非微爲壽之言于余。余謂先生儒者通
醫。審于陰陽造化以濟人。憫念貧窶。蓋相天地好生
之仁者。傳曰仁者壽。此其驗也。抑先生歸自太學。元

文處幽。遠乎膏薰之爲。與楚老父之戒龔生者相合。
豈真其徒耶。其亦有如老父涪翁者。相從徜徉鍾溪
之上。而後世傳之以爲仙耶。方術篇中載李公隱德
而子固爲名臣。今先生未仕。隱德踰于李公。而絜非
巍然力學行。有古人之風。余將有以驗其後矣。是爲
序。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九

傳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為前明總兵官任挾輕財好
 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
 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
 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
 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
 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
 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

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岩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

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稍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夫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人意氣

幹略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澳沒
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
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
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
朋比卽闖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
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債決潰裂接
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
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明吳尙書傳

儲欣

吳公諱仲明字知常號左海歙篁南里人也母戴夢

麟曝日驚而唐生公中萬曆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
南京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
時天下太平內庭逸豫蠹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
不足給庚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
激變武昌漢陽巡撫支大可囁嚅遮飾不以寔告公
發憤抗疏曰臣聞磐石之勢壞於土崩土崩之危由
於壅蔽今觀楚奄楚撫所爲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
也因具列奉受命出都之狀與聲言搜礦縱黨入內
逼辱婦女之形大可告一漏十而曰陛下不可不究
察又曰陛下以爲礦稅所入有裨國用乎無論飽私

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卽所入之數會以十分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用者旣如泥沙積者復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業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蹶致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以應者率此以往財匱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饑寒切膚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未又曰方今阻撓之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伏伏猶得優游盛明

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奸雄得借以爲資諸臣且橫罹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之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尙忍言哉疏入留中寢不發鈔然其子孫世世繕錄以傳於後余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公屢忤要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州乖崖之爲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提學再轉至薊州兵備陞陝西布政簡廣西巡撫政績皆可言獨兵備薊門爲尤著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五十餘萬諸將賸削購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遨嬉聲色之奉甲天下由是戶多虛籍其

寔者貧苦不能自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不耕。兵民交困。公深以爲憂。始至。卻饋遺。禁宴會。革私派。將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人。削游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惟公令是從。葺邊牆。築障堡。萊蕪之田。及邊土廣漠。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闕道操。寬恤驛遞。兵民大懽。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喧傳。鄭氏招集醜類。欲爲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薊兵。朝發夕至。公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令朝發夕

至。亦復仇。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言。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厯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於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大夫分曹血戰。歧途之內。復有歧途。伊於胡底耶。獨居深念。咄咄不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於門戶。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厯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宮。囊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襚斂而歸。此人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贈戶部尙書。賜全祭葬。不爲例。公子四人。賜玉。公冢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文玉。

論曰。余讀公擊璫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爲人也。明亡。天下若潰。癰決裂於懷宗。而養壽在神宗之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久。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息如線。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記劉孝子尋親事

姜宸英

初順治乙酉五月

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

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龍光。卽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澗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澗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匍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陜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旣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

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阨危者數矣。嶺盡得
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旣入門。母子
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
始甦。居數月。間關輿輓。復踰嶺侍母而歸。十年母卒。
當母賤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
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歲戊
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啓鏞無有。閉則復然。一
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
孝子至。其所居村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
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

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
有陰相之者。非苟焉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
穀似。屬傳之余。嘗慨明季兵起。忠孝節烈。名填溝壑。
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聞著於逋臣逸士之手。
者又多。避忌。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
者。有韓閣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於
後世。庶在此乎。孝子名蓼。蕭蘇之長洲人。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秔百畝。秫半之。有
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獲執

耕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常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註新令黜其籍，則嘆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耳，而顧敝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踪，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歔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視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頽，恬淡無他嗜好，願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

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人苦者，旣成則大喜，牽衣遶床狂呼，遇得意處輒誌，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益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願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

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床茶竈爲浮家
吳越間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
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
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鏡
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
利頽然自放顧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
者與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

而乙死旣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晚景景哭
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
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
匄匄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
趨過虎傍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
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
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
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
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
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

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
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
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
歷感其事不禁涼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
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
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
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
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
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
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

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
之爲士君子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
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方
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
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
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
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厰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
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

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
衣草履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
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
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
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
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
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
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
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
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

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
執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
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
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
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
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
史公云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

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
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
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
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
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
術相尚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
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
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
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
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

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
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
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
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禱弗能
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
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
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
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請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
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
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

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沉沒也。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

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閏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媼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殘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

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汪玉然傳

桑調元

汪樹政字玉然。考秉明萬厯間。江南下注巡檢。禦賊死之。監察御史王立賢表其閭曰。奕忠第者也。時癸丑六月。賊掩至。夜火四起。衆欲走。巡檢持不可。率士兵力戰。矛洞胸死。公子樹敏從陷陣。奪父屍。矢損一目。而樹政年十六。亦奮呼從。槌中足。足折。賊怒。巡檢拒敵。併力攻。特急。樹政從父兄殊死戰。衝突煙焰中。不少懼。卒協獲屍歸。賊不敢躡。其後事定。上官諱抑。

不以聞。旌恤之典缺如。遂歸鄉里。後樹敏一出爲輝縣丞。樹政竟服賈養母終其身。著勉旃錄訓子。大指言五倫俱歸於孝。語質而理足。與經傳合。其曾孫鑒。旣爲巡檢。立家傳。而屬其友桑調元傳公子。子惟公子大節。在從父兄鏖戰。故連父兄書之。秉字懿卿。樹敏字襟春。餘姚人。

桑調元曰。父元殞。兄一目眇。而身折。足以擊賊。語全而歸之者。其必在是矣。公子從父兄。執干戈以衛社稷。其不爲童子錡之續者。幸耳。豈不偉哉。卑官死禦寇。弟子輿尸而上。弗知有明末造之事。可知已。嗚呼。

書魯亮儕事

袁枚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閻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子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

魯謾曰。若聞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游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暘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

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日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
日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
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
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
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
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
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
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
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
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

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
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
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
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
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
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
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
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
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
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

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徵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二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羸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入云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十

傳

○○朱竹君先生傳

姚鼎

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

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九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

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疆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

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間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間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貞女傳

姚 璠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

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廢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

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
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
弟其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
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
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
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
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
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
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
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

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
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淇山。
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
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
冬沒。乾隆五十一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
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
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
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
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
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

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贈大夫程駿履先生傳

吳定

先生姓程氏諱襄龍字駿履晚號古雪外王父翼山先生之弟也翼山先生有弟五人而與先生尤著文行先世宅歙之臨河後徙諸萬家之市曰巖鎮兩先生入市中氣肅色莊坐者爲之起立至今市人慕思兩先生以爲碩人莊士之衣冠久無復有夢見之者矣年二十一貢於有司益介其節遂其學翼山先生長古今文而先生並善詩歌工與文稱屈其輩儕以什伯數其後年五十猶試於鄉同考官驚賞其文冀

冠江南多士與主試者力爭卒見黜自是罷不復試其遇之屯視翼山先生尤甚翼山先生旣壯困少紓先生則晚而益困無一屢之居隔日之廩然而先生節終不墮酒酣輒朗咏曰君子之於禮義也猶影之於形也冰之於水也百果草木之有根心華實也死生患難未嘗暫違肯以纖芥之飢寒喪吾所守哉其卒也妻亡孤幼又乏應門之童乃太息自書遺言謝姻戚交遊弔哭嗚呼賢如先生而天厄之顧如此先生沒十七年子世淳起家進士歷官戶部禮部郎中嘗出爲山東學使典陝西福建鄉試乾隆四十八年

予假葬親於時先生已膺 朝廷追贈葬之日儀衛甚盛楮紳冠蓋填衢排巷尾隨先生之柩以行市人相顧謂曰今而後知天道矣嗚呼古今賢豪固有生既厄其身而死復不昌其後者矣悲夫豈天道究有難言者哉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歛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生家蔚家蔚讀書不事事未米裳衣鮑氏常以女紅易財供其置焉嘗讀詩至柏舟爲婦釋其義鮑

氏聞之廢刀尺嘆曰嗟乎婦當如是矣數年家蔚沒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裴徊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死是矣夫一夕暴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旣壯相與僇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算會母疾長康割臂和羹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門而率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卮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下弗能禁

也。贊曰：柏物之祥者也。婦少喪其夫，無調恤之親，有侵逼之族，不祥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祥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爲祥者，是徒希降祥於天，弗思召祥於已也。而其問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微矣。

華烈婦傳

秦瀛

烈婦姓劉氏，金匱華鳴臯妻。父德培，母秦，八歲父母歿，撫於世父及笄，歸鳴臯。鳴臯家貧而多藝能，以其藝游蜀游京師，獲稍贏，有劫其篋者，垂橐歸，抑鬱成

疾，幾殆。婦悉力療治而愈。鳴臯又挾其藝之淵久之，無所遇，又歸。苦督通，自縣城徙邑之新西莊，依其族人廷桂以居。歲稔，大困，疾又作。婦割股和藥以進，卒不治。無子，鳴臯病革，數日，婦而不語。婦指其二女泣向鳴臯曰：此而男也。當出萬死圖延君嗣，今已矣。妾相從地下耳。鳴臯乃瞑。廷桂醵錢飲之。廷桂稔知婦激烈，令女伴謹伺之。婦強解顏，示以不死狀，詭辭遣女伴，焚楮設粥糜以祭。鳴臯夜三鼓鄰嫗聞婦室，二女喚母聲，旋聞二女哭聲，旣而寂然。質明，廷桂得婦及二女屍於門前溪水中，蓋婦給其二女睡，先赴水。

死其二女既醒索母不得是夜月甚皎出戶見母屍亦相隨死也烈婦既死面如生麻葛重囊皆連綴密紉廷桂卽以婦死時衣殯烈婦鳴皇及以乾隆乙巳七月庚午烈婦則以七月癸酉距其夫之歿四日耳年二十九越八年鳴皇之族舉人景崧具白其事有司有司上之得旨旌門二女者長賽英八歲次賽珍甫六歲云

贊曰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臣不幸而以死殉君婦不幸而以身殉夫一也若烈婦者出自閭巷之賤而通曉太義一喪所天之死靡慙脫令烈婦爲士夫不幸生宋明之季將與江萬里賀逢聖諸公比烈而二女皆稚弱以母死相率赴義抑又奇矣

張大鵬傳

管同

張大鵬陝西紫陽人子曰楚常希賢紹堂孫曰應朝應邦應遠應達應祿應愷應武應爵惟應朝應邦應遠管入學爲諸生餘皆布衣無爵位而咸篤於忠義嘉慶元年賊犯紫陽洞汝二河是時官軍未集賊勢頗張居民惴恐大鵬獨與其子孫出家財募鄉勇八百餘人助有司爲守禦未幾賊掠龍形響水二溝楚常率衆擊之殺三人遂前攻賊寨值山峻霧作中傷

而歸。後三日賊至大水溝觀音堂地。紹堂率衆擊殺賊魁王正穆等六十餘人。又三日希賢與賊戰於桃園。復殺其魁巫雲富等三十一人。當賊之起勢特猛銳。雖官軍亦避其鋒。至是連見殺傷。意大憤。十一月朔遂率其黨數千人。蠶擁而至。希賢首出逆戰。中槍死。紹堂率衆據險。隘入賊隊中。復爲所殺。大鵬氣益奮。更率其孫應達。應祿。應愷。應試等持械深入衝突。躍呼所殺傷甚衆。以衆寡不侔。五人皆戰死。而應爵亦被傷。於是應邦應選走赴陝甘總督宜棉營請軍進剿。居無何遂與官軍破賊於米谿。十二月應選復

自募健勇六百餘人。攻賊於五作雲地。賊衆殲焉。事聞。上嘉獎。特命應邦以訓導。卽選而應選給予訓導職銜。是歲也。應朝投効四川軍營。渡河溺死。上命與大鵬等皆入昭忠祠。初張氏父子及孫凡十有二人。自賊之興。戰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傷者二人。至是生而全者。應邦。應選二人而已。及明年賊犯紫陽縣城。應選復募二百人赴城救援。四年五月賊犯西鄉。五年十二月賊復至紫陽。應選率兵防禦。皆有戰功。

贊曰。當賊起時。諸省士民。招鄉鄰結營寨。助官軍而

殺賊者。蓋亦有矣。論忠義之尤。則未有如紫陽張氏者。朱主事桂楨。屬予記其事。予因爲張大鵬傳。或疑大鵬身爲布衣。非有官守之責。奈何捐軀糜家。率子孫死賊手。詩不云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彼有官而全軀畏死者。則可議矣。若大鵬者。胡忍議之也。

華陰縣丞王君傳

管同

王君名銑。字礪。可。常州武進人。七世祖章。明巡視京營御史。崇禎十七年。死闖寇難。諡曰節愍。子之柯。以父蔭授錦衣衛指揮命事。其弟之棧。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出爲金衢監軍道。大清兵破義烏。不屈死。後

賜諡曰忠節。君則指揮僉事後也。幼讀書。慕宋明道先生程子爲人。自名曰景顥。補府學生。繼入國子監。乃改今名。君九試於鄉。不得舉。後以四庫館臚錄。勞得縣丞。發陝西。權署數縣主簿典史。十餘年。始咨補華陰縣丞。在官不二年。而陝西有教匪之亂。初。教匪起於湖廣。僅數百人。勢微矣。朝廷命總統將軍督撫諸大官。帥兵討賊。計其功。當旦夕就。居無何。乃蔓延入川陝。數省騷動。訖數年。然後殲滅云。君官華陰。大吏調守山陽豐陽寨。君則糾聚義勇八百餘人。勉以忠義。且教之戰法。不一年。其兵皆可用。嘉慶二

年賊大隊犯陝。一由盧氏入雒南。一由鄖陽入武關。關中大震。是時山陽知縣高肇普請調君同守縣城。君得檄卽由豐陽入縣城。預爲死守計。而以所糾義勇隨大營聽調用。義勇遇賊頗爭先出死力。值將帥非其人。遂盡殲焉。君聞爲建祠山陽南關。勒文誌名。姓哭而奠之。觀者皆泣下。明年君有運餉之役。始賊旣退。君且歸華陰。大吏又調赴洵陽。理撫郵事。知縣某者貪酷吏也。私約與君分賑項。君駭然曰。此何時。君安忍言此。某恨甚。思中君卽薦君以是役。二月十一日。君運餉宿鎮安廟溝。驟聞賊首高均德率衆至。

兵役懼勸君逃。君怒叱曰。死吾分也。逃何爲。明日黎明。君護餉出山溝後路。突有二賊率衆躍馬來。直顛君墜地。賊亦下馬持君手。意殆欲君降。君奮罵曰。我運糧縣丞王銑也。汝等負國家爲叛逆行。且誅屠無噍類。卽奮左手拔刀斫賊。賊大怒。捽君投坡下。叢刺之中。五十餘槍。剖腹割耳鼻死。從役李金亦同死焉。死後七日。知縣蔡瀾獲其屍。漢中府知府趙洵視含歛事聞。勅賜蔭卹。視他陣亡者有加。君祖綸宣學廩生。父承恩不仕。子韞輝。今襲雲騎尉。贊曰。君家世居常州奔牛鎮。自節愍忠節兩公皆殉。

明難而君又以死事繼之人皆謂奔牛王氏忠臣家也。雖然兩公值國破君亡死何足怪。今天下方享太平。教匪之起鼠竊狗盜安足置齒牙間。而顧使清貞強幹之材用不得施。糜身於盜手傷已釀賊禍者誰與不盡君才而置諸死地者又誰與。或曰君之生也其父益夜見節愍公而君幼夢賦詩已有壯士忠魂之語。然則士之死於國事者其亦天實爲之。而初無關於人事也。耶。嗚呼。是則予所不知也已。

書楊氏婢事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其嫁前夕以事呼其婢。婢不應者。二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墜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稱罪。妾亦泣。竟謝其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告人曰。人以其一言忍死至今。我豈忍獨去楊氏門。遂弗嫁。妾之夫爲楊清恪公錫紱之子。爲某官得罪死。

馬烈婦傳

陳兆麒

上元烈婦馬氏。少適周。周販菜爲生。時窘乏。婦以女紅佐之。如是者十餘年。嘗有子矣。周忽中媒氏所。噉

竟鬻其妻。逮將嫁，而婦不知也。鄰婦有與謀者，微泄其事，且勸之行。曰：「若從茲，得溫飽矣。」婦佯哂曰：「是欲吾更一夫耶？鄰婦去，卽閉戶投繯而絕。時年三十六。噫！慷慨捐生，從容就義，自古爲難。矧夫也不良，以貪賄故而忍棄其耦，恩義俱亡矣。以常情論之，此卽號泣以諫，其夫逮不聽，然後去，猶將悲其遇而諒其衷，以謂賢於甘心喪節者遠矣。顧乃視死如歸，粹然效節於蚩蚩之氓耶？余曰：彼蓋逆知其不可諫，而又以二夫爲必不可也。故寧鬱伊以終耳。嗚呼！若烈婦者，眞遇人之不淑哉！」

王孝子傳

陳兆麒

孝子名德華，上元人。父沒，貧不能葬，獨與母居。年二十，母爲議婚，孝子蹙然曰：「吾父骨肉未歸土，胡忍及此？」是夏，母染時疫，醫者云不治。孝子號泣呼天，禱神得方，剖左脅和藥以進，一服而母起。孝子委頓兼旬，然後復終，不令母知也。儒者動謂割股非孝之正，其說誠然。然以未嘗讀書之弱子，見母陷危，奮身以救，烏可以儒者義理繩之？或曰：設母疾終不愈，甚以創故，股其生雖孝不失之愚乎？余曰：自古忠孝之事，成敗均非所逆觀。當其至性勃發，惟知活母而已。奚暇

計身之生死乎哉。如有轉計，則非至性矣。

